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六

宮殿 宮詞附

古詩二首

律詩五首

玉華宮

師曰自此詩以下至羌村乃甫超郵路達所經見掠述抵家情況讀者可以隨篇曉其意也

溪回松風長

備曰符堅墓在此宮前有溪曰醴醴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故松風不歇

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

朱曰淮南子人血爲磷計慎云兵死之血爲鬼火磷者鬼火之名

趙曰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晨策尋絕壁此宮在坊州宜君縣正觀二十年太宗所作也高宗永

徽二年廢之爲寺而公今詩云云 壞道哀而漉 朱曰書說築

傅氏之宮在虞號之界通達所經有 萬賴具焚萃秋色 朱曰

潤水環道常使胥靡刑人等護此道 萬賴具焚萃秋色 朱曰

氣 正蕭洒 朱曰莊子齊物篇子桑曰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

慕曰夫吹萬不 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

同而使其自己已也

故物獨石馬

梅曰潘岳美人歸重泉列子粉白黛黑風環難正若○蘇曰梁隱過茂林覽遺蹟了無故舊碑文考

驗往事獨石馬在茂草中

夏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

是長年者

宋曰天○賦萋萋之鐵草又嗟人生之短期數長年之能執

九成宮

宋曰武德元年廢麟游郡置鄆州有九成宮即隋仁壽宮隋文帝崩於此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曰曾宮憑風迥

宋曰一作迥

爰業

土囊口

鄭曰上逆及下逆扶切○宋曰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西京賦狀

鬼我以爰業也

立袖扶棟樑澲霰卒開戶牖

敏修曰魯靈光神靈扶其棟宇

其陽

產靈芝

蘇曰隋文帝終南山陽石柱上產金花芝十莖○趙曰以言瑞物斷生如漢廟柱生芝

其陰

宿牛斗

宋曰西都賦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其陰則冠以九峻陪以甘泉天○賦陰牛宿以曜舉○趙曰以言其

高紛披長松倒揭巖怪石走

鄭曰嶠字魚列切○趙曰同蕭賦若凱風紛披魯靈光殿賦

飛陛揭嶠綠雲上

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

宋曰官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至清

諸山谷傳其聲冷冷不絕行者歌三聲淚盡衣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朱曰楊素

營仁壽宮仁壽宮規備鴻後文帝怒曰素爲吾招然天下素懼惟封倫曰毋恐后至當自免既而果然向使國不亡

焉爲臣唐有朱曰齊景公遊牛山北臨其國曰若何去此而死乎晏子曰使賢人若常守則太公有之吾君安得

此位而爲流涕是不仁也齊侯飲酒樂曰若何晏曰皆樂也姑居此季前逢伯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若古無死則爽鳩之樂非君

所願得也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廵非瑤水

遠朱曰王元長曲水序夏后兩龍戰驅瑤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言周穆王遊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於瑤池

之上跡是雕牆後朱曰五子之歌峻宇我來屬時危仰望

嗟嘆父天王守太白朱曰趙充國傳曰今太白高深入者勝天王天子也守太白待時而進也。趙曰守

音符太白山各守之爲義言肅宗在鳳翔也駐馬更搔首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新添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

瑣百轉流艷烏滿建章劔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
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洙曰舍人先世掌絲綸○鄭曰長安志吏內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

洙曰顏氏家訓云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魏漢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

夜丁夜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更歷也經也鼓五四更爾○趙曰魏漢以

來名夜有五起於甲盡於戌故曰五夜故公所言指言五更初也○師曰箭乃漏箭軍中傳箭以直更五夜謂五鼓天將曉也

重洙曰一作天春色醉仙桃

洙曰天子之門九重漢武故事西王母

笑曰此挑一千年生一千年結實久壽幾何遂止西王母持東方朔曰仙桃三熟此兒已三偷○趙曰春色著挑謂醉仙以宮中之

物故得以仙挑爲言○師曰凡詩稱春者皆酒也如趙東春燒青春之類春色醉仙挑言入朝飲酒其色如挑今俗云相公入朝是

也杜亦云汝陽三斗也旌旗日暖龍蛇動

趙曰東坡曰杜甫七

始朝天正此之謂也宮殿風

夏文莊硯中頌影動龍蛇徐師川旌旗不動御爐香皆

飄相也然工拙可異矣而御爐香豈於旌旗動不動乎

微燕雀高

蘇曰言當時持權者皆小人而燕雀微物尚乘宮殿之風自工部陰蓄有巧思王子淵曰鵬鷹飛平川

野寧肯視燕雀哉○余曰百剛明珠去上言之偉麗者杜子美如此二句後復寥無聞○趙曰或以燕雀高比小人得位則龍蛇動

又何所比乎後學妄引此以爲東坡事實而索牙鑿如此朝罷朱煙捲滿袖蘇曰韋諷詩

袖承相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趙曰賈至曹

開元間與蘇晉同掌制誥玄宗幸蜀拜至起居舍人帝曰昔先天

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命冊乃爾爲之兩朝盛興出卿家父子可

謂瀛美矣○是日記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池上

綸其出如綺江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當夫所佩也于作如今有作得鳳毛時可曰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

新安王常侍作王母殿叔儀誅帝大同前蜀泰王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開宮

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

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同前 新添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
鴈轉皇州春色闌
金鑲曉鍾開萬戶
玉階仙仗擁千官
花迎劍佩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獨有鳳凰池上客
陽春一曲和皆難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鄭曰掖東垣切長安志宣政門內有宣政殿殿東有東上

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掖稱

天門日射黃金榜

洙曰崔融詩金榜照晨光銅鈎起夕涼

春殿晴曛赤羽旗

洙曰以赤鳥羽爲旗

宮草微微

洙曰一云霏霏

承委珮

洙曰曲禮王似垂則臣佩委

爐煙

細細駐遊絲

洙曰遊絲蛛絲之遊散者香煙似之

雲近蓬萊常五色
雪殘

鳩鵲亦多時

鄭曰鳩鵲移切○洙曰蓬萊殿名鳩鵲樓名○詩曰蓬萊殿名也鳩鵲漢觀名在甘泉宮○秦曰鸛

玄暉詩云金殿麗鵲則借漢殿觀名以比當時之禁掖

侍臣緩步歸青瑣

洙曰青瑣門也以青畫戶

邊鏤中天子制也○趙曰青瑣漢門在未火宮今亦借用

退食從容出每遲

晁曰羔羊詩自公退食

紫宸殿退朝口號

鄭曰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殿內有紫宸殿即內衙正殿

戶外昭容紫袖垂

洙曰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田曰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敬宗天祐二年

始止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

雙瞻御座引朝儀

蒼舒曰右按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

上至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又百官志註昭容爲

九嬪正二品○趙曰應用昭儀二人爲引謂之瞻則曰瞻也

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

官淑景

洙曰淑景作日景也

晝漏聲

洙曰一作稀聞高閣報

以閣之高而傳之遠也

天顏有喜近臣知

洙曰言近臣密通清光

宮中每出歸

東省曾送雙龍集

洙曰一作到鳳池

洙曰雙龍祥之良臣雙龍樂龍納言鳳池荀勗爲中

書令及罷云奪我鳳凰池○趙曰唐制左拾遺領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東省

宮詞

律詩九首

秋興 五首同作八首餘見四時門

聞道長安似弈碁

洙曰弈碁互勝負也

百年世事不勝悲

洙曰二悲主

侯第宅皆新主

洙曰以侯亂而湯主也左太

文武衣冠異昔

時

洙曰非故舊也

直北關山金鼓振

洙曰時河北尚用兵也○趙曰言夔州之北用兵乃龍古關

間也舊本輒云河北尚用兵

征西車馬羽書遲

謂曰征西典

考之大曆二年豈有此事乎

於漢代以張

遼爲征西大將軍也

一作馳○趙曰此所

魚龍寂寞秋江冷

故國平居有所思

洙曰秦有魚龍川○修可曰草閣秋興詩乃夔州所作豈可言秦之魚龍川乎按唐

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日爲

夜也此二詩言秋時是以子美言魚龍回夜水魚龍寂寞秋江冷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

洙曰漢武帝置金露盤西都賦

抗仙掌以承露。曜雙立之金莖。**西望瑤池降玉母。**漢武帝
內傳七月七

戰埃盪之混濁。鮮顓氣之清英。日巧王母降瑤池。武帝夜忽見天西南。如有白雲起。俄頃王母至。

趙曰周穆王觴王母於瑤池之上。今去瑤池則望其自瑤池而

降也。**東來紫氣滿函關。**漢曰老子傳注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

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

得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

其所終亦著書。**雲移雉尾開宮扇。**漢曰見雲橫雉尾高注

九篇名。關令子。**雲移雉尾開宮扇。**趙曰崔豹古今注云商高

宗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

尾扇。今公言天子雉扇。則天子御朝用。**日繞龍鱗識聖顏。**趙曰見通籍

臥滄江驚歲晚。趙曰公幾回青瑣點朝班。漢曰見通籍

趙曰想望少自中諸公之朝也。**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漢曰瞿唐曲江雖南

一色。**花萼夾城通御氣。**漢曰見白日雷雲夾城伐**芙蓉小**

苑入邊愁。漢曰見青春政廢芙蓉園。注花萼樓芙蓉園皆長安

宮禁故事。趙曰芙蓉苑在興化坊。本天子遊幸之

地布八乃有邊愁入於其間

紀世當之亂當指京師故也

珠簾繡柱圍黃鶴

黃鶴繡為鶴也舊解感於黃鶴二字遂便以為黃鶴棲非錦繡

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出帝王州

謝元暉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古

昆明池水漢時功

珠曰初武帝欲征昆明夷為有填河乃作池以冒水戰因而得名

武帝

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月夜石鯨鱗甲動秋風

珠曰

維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每至雷雨鯨常鳴吼鬣星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西都賦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

牛織女似雲漢之無涯修可曰西都賦註武帝鑿昆明池於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

黑

珠曰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是雕胡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為彫胡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見懽憶彫胡飯註

趙曰言菰之多其望之露冷蓮房墜粉紅

長遠點點如雲之黑也

粉紅謂蓮實上花葉墜也爾雅荷芙蓉芙蓉其華菡萏其實蓮其

中的郭璞註云蓮謂房也的房中子也以此考之則蓮房非花矣

唐本草圖經云依又謂之茭白歲久者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手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薺至後結實乃彫胡米也沅雲黑其茭薺乎趙曰言蓮花一朵而諸相是花房中關塞極天唯已自有一蓮蓬其房中自的其的有蓮皆分明也

鳥道

宋曰言道路多險所通者鳥道而已趙曰言白帝城之偏縣自興古鳥道則一帶皆高山也沈曰南中地志交趾郡治龍

鳥道四百里**江湖滿地**

漁翁

趙曰公自謂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

鄭曰晉灼曰昆吾地名有亭顏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孟東曰諸宮別觀不許

人往來上宿皆宿於此故名御宿

紫閣峯陰入漢陂

宋曰二云紫閣峯陰入漢陂昆吾御宿自逶迤

鄭曰漢莫彼切今本作素如亮切非是趙曰此篇紀其舊蹟漢陂之事也昆吾御宿皆地名以長安志考之在萬年縣西紫閣峯

終南山

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余曰古今詩話云紅飯啄

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詩退之詩云舞鸞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里

佳人拾翠春相

問

宋曰洛神賦或拾翠羽趙曰賈

仙侶同舟晚更移

宋曰

郭林宗同舟而濟久望之爲仙舟

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洙曰卓文君有白頭吟。趙曰公自言昔日曾攜綠筆題詩
于懸其泉泉老矣正白頭中吟詠而望之其頭苦於低垂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

蘇曰揚妃過溫湯行云玉殿空掩
蘇曰秋風動與揚妃昔日繁華事盡逐

流波去介甫永叔俱解絕題。趙曰此篇思長安而懷帝關也言
洞房所以環珮冷者以玉殿起秋風之時也楚辭脩容脩能言洞

房

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

洙曰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
也有龍池在焉。趙曰按長

安志龍池在興慶宮躍龍門南本是平地垂拱初因雨水流潦
成小池至景龍中繭豆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黃龍

舟今夜遠

深曰莊子謂藏舟於壑謂之固
矣然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清漏往時同

洙曰

依舊也。趙曰所繫舟之處去秦
地爲遠而想像清漏與往時無異

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洙曰東方朔微行始此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樸里。
趙曰尤見懷長安之心切矣舊所引脫誤今校傳云唐帝微行而

至黃山蓋右扶風郿縣界
有黃山宮惠二年所起

宿昔

洙曰詩天
寶中事也

宿昔青門裏

逸曰青門京東門

蓬萊伏數移

鄭曰數色角切。蓬萊殿名

花

驕迎雜樹

沐曰天寶中，最重木芍藥，群花不可比其貴盛。詩曰：言雜樹之花，則如桃李之屬。沈約望春詩：春風搖

雜樹龍喜出平池

沐曰：柳芳傳信記云：天寶中，興慶宮小龍常游於宮垣南溝水中。

落日留

王母

沐曰：山海經云：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之涯。漢武帝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谷貌神。

微風倚少兒

沐曰：蔚青傳：衛姬次女少兒。趙曰：王母以言，楊貴妃少兒以言，姬之諸姨矣。少兒則衛少兒

也。宮中行樂秘

夢符曰：右掖前漢書周仁爲人陰重，不泄，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秘戲。

少有外人知

能畫

能畫毛延壽

沐曰：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

投壺郭舍人

沐曰：東方朔傳：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驥言。

如博之賢於輩中，爲驥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也。

每蒙天一笑

沐曰：玉女投壺，天爲之笑，則電。修可曰：

仙傳：拾遺大，公與玉女投壺，不入者，天爲之慙。噓注：噓，噓口笑也。又太平御覽載：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設而不投，天爲

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二說大同小異。師曰玄宗時承平日久驕逸遂生百技皆能感動帝意故云云復以物

皆春政化平如水朱曰言無偏蔽也皇恩斷若神朱曰言不可測也時

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朱曰抵戲謂角世也今兩兩相當力量其技關。趙曰言至用抵戲而

止不其雜民俗之風塵也

闔雞

鮑曰東城父老傳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闔雞兆亂之象也

闔雞初賜錦

朱曰楊妃外傳云國史始以闔雞供奉曹子建闔雞東郊道。趙曰明皇好闔雞有賈昌者以善養

雞蒙寵當時為之歌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闔雞走犬勝讀書。小兒年十二富貴繁華代不如推此則賜錦可知矣。舊所引國史

事皆舞馬既登牀

朱曰既一作解明皇常令教習四百蹄目之為某家驕其曲謂之傾盃樂舊音鼓尾無

不應飾又施三層木牀乘馬於上并轉如飛命壯士與馬舞於牀上安祥山亂馬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間樂而

舞承嗣以為

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

朱曰一作曲

長仙遊終一

閱女樂久無香

朱曰謂祿山亂天子出幸女樂流散也。趙曰仙遊言明皇上昇矣宜女樂之久無香也

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珠曰言不復行幸也○定功曰傷嘆之也秋風辭云草木黃落

省字

律詩五首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

趙曰禁掖之垣牆也竹埤當側聲國語訟桓不生埤註云埤下濕也音卑又皮靡切

洞門對雪

珠曰一作雷

常陰陰

珠曰洞門猶洞戶○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註洞門謂門之相當也

○定功曰對雪當作對雷左太冲吳都賦去增岡重阻列真之宇王當對雷石室相距蓋是詩有鳴鳴乳燕落花遊絲之語乃春時

非可言對雪但傳寫之誤○蘇曰落花落花遊絲之語乃春時曾直常去唐省中比皆青壁畫雪

春日詩落花隨鶯入遊絲帶蝶驚

鳴鳩乳鷺青春深

珠曰乳鷺雛鷺

腐儒衰

晚謬通籍

珠曰黥布傳上置酒對衆折脣何曰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註腐者爛敗言無所堪者通籍

見通鑑相微班固註

退食遲回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

珠曰詩衮職有

關仲山甫補之註衮君之上服補之善補過○趙曰公許身愧

前爲拾遺故用補衮事不必泥仲山甫爲宰相事也

比雙南金洙曰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師

食渾回達寸心言老年仕宦非其本心光血忠言以

補天子無以報君恩之重故云許身愧比雙南金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

趙曰隱者隱蔽之也

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

傍九霄多

趙曰使漢宮千門萬戶之萬戶也九霄多言九宵之間月色明遍斯爲多也

不寢聽金

鑰因風想玉珂

鄭曰丘何切。洙曰玉珂鳴珂也。○蒼帝曰按通典老鵬入海爲城可截作馬勒謂之珂

○蘇曰郭汕立風簷時聽玉珂。趙曰兩向有

明朝有封事

封事而欲上故聽開門且想朝馬之鳴珂也

數問夜如何

鄭曰數色角切。趙曰起於詩夜如何其也。○師曰漢武帝爲千門

萬戶之遊萬戶指宮中之門也月傍九霄言親近天子也聽金鑰

恐天子門開羣臣入朝風傳玉珂之聲故數問夜如何玉珂導者

所鳴之珂或云鳥非也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

洙曰新漏刻銘云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計衛宏著漢儀使及漏起宮衛傳呼以爲備也

○趙曰傳呼淺則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逸也

春旗簇仗齊

洙曰春旗羽衛孫曰記月令

退朝

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

焚諫草騎馬欲雞栖

洙曰高士廉每有獻納必焚其草文選雞栖猶而斂翼○師曰騎馬出在掖雞

欲棲于時謂日之女矣肅宗至德初子美爲拾遺岑參爲補闕或問二人孰賢杜田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之子美之詩曰誰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參之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至德初安史之亂方劇上皇在蜀朝野騷然果無闕事時耶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

洙曰梧桐也○趙曰魏明帝詩雙梧生枯井詩用井梧自此始矣

獨有

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蘇

季國遇角風急永夜無寐時唯自語鄭當時中風塵在籍音
天月色皎潔故人流落千里不知渠與誰看也

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
洙曰伶俜猶

貌強移栖息一枝安
洙曰莊子言鵬鷃事而云鵲鷃巢於深林不過一枝以謂性各有極苟足其極

則不知其所以然矣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
洙曰幕府事見送高三十五善記詩武帝拜霍去病大將軍於幕府中故號幕府也

澹雲跡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
洙曰劉越石朱實

秋階面青苔先自生
洙曰沈休文詩賓除綠錢滿客位紫苔生復有樓臺街

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沅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

洙曰一吏隱名
洙曰公嘗爲嚴公參謀故云吏隱○趙曰言院作公

有公家事亦不信我兼爲吏隱也字出汝南先賢傳鄭敘吏隱於蟻陂之陽兼一作公

陵廟

古詩二首

律詩十四首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鮑曰開元三年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橋陵公故有是詩○師曰天子之墳曰山陵取其高大之義

月葬橋陵公故有是詩○師曰天子之墳曰山陵取其高大之義

先帝昔晏駕

洙曰前漢天文志宮車晏駕註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殯故稱晏駕者凡日子之心猶謂宮

車殯出也○趙曰先帝指言睿宗也

茲山朝百靈

洙曰海賦竭盤石極百靈○趙曰茲山指橋陵也陸機作吳大

帝諱有云幽驅百靈

崇岡擁象設

洙曰嵇叔夜琴賦託峻岳之崇崗

沃野開天庭

洙曰張平

子西京賦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爲地之興區神

即事壯重險

皀○夢符曰右按楚詞招魂象設君室靜安間與

論功超五丁

洙曰蜀王本紀曰天爲蜀王生

險而逾坂沈休文即事既多矣

因厚地

洙曰相如二壯賦登峻施之長坂

却略羅峻屏

修可曰孫綽詩遠山却略羅峻屏○蒼舒

曰天台賦壁立之翠屏

雲闕虛冉冉

洙曰天台賦雙闕雲竦以夾路

風松肅泠泠

洙曰

顏延年拜陵廟詩松風傳路急離騷上

石門霜露白玉殿莓

苔青

洙曰孫綽踐苔苔之滑石異

宮女曉知署祠官朝見

星

趙曰以其勤洛而虔於從事也

空梁簇畫戟

脩可曰隋薛道衡云空梁落燕泥

陰井

敲銅瓶中使日夜繼惟王心不寧豈徒郵備享尚謂

求無形

趙曰禮記備物之享禮云視於無形

孝理躬國政神凝推道經

日用志不分

瑞芝產廟柱

洙曰唐書肅宗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靈芝之詩。趙曰

自是橋陵廟中柱耳舊註却

好鳥鳴

洙曰一作巢

巖倚

脩可曰

好鳥鳴

高岳前律率洪河左滢濛

趙曰上鳥定下于高切

右界襄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趙曰高岳指嵩高山也。字起於高。高惟岳。洪河指言橋陵之左。是洪河所過也。金

城蓄峻趾

洙曰班固賦建金城之萬雉乃鑿壙之趾以益其高也。修可曰金城地名前漢地理志秦地西有金城

武感唐以金城爲蘭州郡公以金城對沙苑其爲地名可知○炎
曰漢金城郡註云昭帝始元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

城沙苑交迴汀水與奧區固沙曰西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焉張平子賦寔爲地之

奧區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神

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主不處焉史記
鄒衍著書云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內

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亦如赤縣州者
有九乃謂九州也○趙曰蒲城縣本屬同州開元四年以縣之豐

山建義宗橋陵改爲奉先縣仍隸京兆府十七年昇
爲赤故公詩言赤縣舊註引崑崙東有赤縣非是臺榭爭名

亭洪曰江淹詩崑亭南樓期西京賦王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迢迢官屬果稱是聲華真

可聽洪曰謂縣內諸官也○蘇王劉美竹潤洪曰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晉江道竹賦有嘉生之裴李春蘭馨叔夜琴賦春蘭破其東

美竹翁幽液以潤本鄭氏才振古古註振茲如啖侯筆不停鄭曰啖杜覽切○

啖比曰當時赤縣官也○趙曰補正遣辭必中律鄭曰中丁仲切

文賦放言遣辭良多變
矣禹以聲爲律身爲度

利物常發

硯鄭曰奚經切硯石也○洙曰莊子養生篇庖丁爲文惠君

解牛文惠君曰請善哉拔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

主青炆

似珠西都賦琳眠青瑩校獵賦王名遶峯駘羅青瑩側

聞魚自蒸化

洙曰後漢魯恭字仲廉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
任刑罰河內南尹表安間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

往察之肥還
安安因上書

言狀帝異之

東德崔瑗銘

朱曰後漢崔瑗字季子高於公評尤喜爲

書記箴銘所著賦碑箴
頌今座上銘傳於世
大由

侯是影王喬

隨鶴翎終明府見

水樓并昔遊詩註
朝儀限零

霄漢朱曰謝靈運照灼欄霄漢又霄漢孤景莫與護○趙曰此

人仕而念屬

得預朝此所以自嘆耳

客思廻林垆

宋曰謝惠連相送感林
垌○趙曰爾雅林外謂

軾軾辭下村

鄭之曰

苦感下口左

切○洙曰孝宣紀光樂村
盛康曰在長安南師古曰

下在照今
之在城
票鏹凌濁

諸生舊短褐

7

1

衣帛見衣褐衣褐見○趙曰使貧者旅泛一浮萍宋曰古詩之衣短褐也舊註引蔓敬衣褐見非是荒歲兒女瘦暮途

涕泗零

漢書主父偃曰日暮途遠

主人念老馬

詩外傳

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母於野喟然有志問於御者曰故公家高也罷而不爲用故放出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而老介其身仁者之不爲也東市晴之窮解字容秋螢流寓理豈慙趙曰謝靈運擬王粲

詩序云家本秦川貴公子遭亂流寓自傷情多也

窮愁醉未醒

修可曰史記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

於後

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洙曰史虞卿傳贊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

於後世○蘇曰蘇軾何時擺脫俗累乘一葉之滄溟之浩蕩懷仰視八極抱瓊漿丹砂吾志足矣○歐陽曰腐草化為螢其質不美甫喻諸官不以其質不美而賤之故云容秋螢流寓者出於事勢不得已甫宜樂爲之苟能擺脫俗累優游於江湖之上乃甫世之所樂尚以俗累所拘爲限矣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掩頭箕紫微無復俎豆事

朱曰掩頭胡星也。舊彗星也。紫微帝宮也。胡星彗帝宮。俞祿山亂中

原陷長安也。世亂俎豆之事不講。故云無復也。○趙曰按晉天文志。昂七星天之耳也。又為掩頭胡星。彗紫微則言其犯帝座也。彗

字在天文志。与李俱為妖星之名。此追言安史之亂。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

朱曰蓋

戰爭不遑李校也。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

朱曰不

征夫不遑息

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歛得父翁肆僥僥曹子行

鄭曰僥僥。若舞風零至。朱曰文翁為蜀郡守。興建李校以數蜀

中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從父者若年風零而至也。語曰

謂其外。周室丘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

新意

朱曰周室借周以喻唐也。言唐所以宜中興則孔門豈可

也。雅才陸宰也。新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朱曰世亂而

李資之而成爾。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

朱曰世亂而

也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

朱曰詩闕宮頌。億公能復周公之守也。

講堂

曩精大屋加塗既

鄭曰巨至切仰塗也

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遂

何必三千徒始厭戎馬氣

沐曰李校者教化之所自也曹侯能修泮宮而淮夷散服則其所以

折暴亂者何必三千之徒言文德足以服遠也

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上有井朱

夏時轆轤凍堦圯

鄭曰上盧公切下落胡切圓轉水圯鋤里切也

耳聞讀書聲

殺伐焚髮髯

鄭曰芳未切○趙曰聞讀書而樂彼殺伐之災在此特竟其髮髯而已

故國延歸

望襄顏減愁思南紀收波瀾

朱曰言能以文德易暴亂○趙曰洗波瀾之氛妖

西

河共風味

宋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共風味者言人樂其教也

采詩倦跋涉

載筆尚可記

趙曰言采詩之官倦跋涉山水之勞而不來米之則史官之載筆尚可記陸宰之美也

高歌

激宇宙凡百惶失墜

朱曰尚可記一云記詩異○師曰青綸謂李士以青緣衣領也父母存則衣冠

飾以青綸素志謂其志不展也文翁辟拍縣李士則漢杜霸子林清靜好古有雅才又具胡牘傳註又後漢高彪有雅才而詡於言雅

才拍陸宰新李資之而立故云首唱賦大義既塗塗壁也昔惜公修上宮而服淮夷今陸宰為是李丈德自足以懷遠何必三千之徒

始覺我兵氣乎輒驢所以運水言李中種木數畝井无不備具殺伐
災髣髴言此邦結誦之樂兵革之患少也南紀改瀾波言交其荆
楚輕剽之風而恩波廣被也昔子夏居西河教授今陸宰與之同
其風使人阻味其教也太師采詩以觀民風今米詩之官倦於跋
涉使陸宰德政不聞于上甫得不以
是篇而記其事以備國史之失陸生也

行次昭陵

彥輔曰唐太宗
大皇帝之陵也

舊俗疲庸主

洙曰舊俗謂隋氏
庸主煬帝疲困也

群雄問獨夫

洙曰獨夫以失
道而无助也書

獨夫紂群雄如
李密之流也

識歸龍鳳質

洙曰識書也唐太宗龍鳳
之姿天曰之表書生云

威定

虎狼都

洙曰對秦傳秦虎狼
之謂先定關中也

天屬尊堯典

洙曰父子天屬
也尊堯典謂隋

功典法也太宗高祖次子也○師曰高祖
禪位於太宗猶堯之遜天下於舜故云云

神功協禹謨

曾曰謂

州也○趙曰謂禹成厥功
而書有大禹謨也舊註非

風雲隨絕足

洙曰風雲會合隋馬足
而起也○趙曰魏文与

孫權送馬書曰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矣
○師曰時李靖之徒皆以風雲之會隨馬足而奮也

日月繼

高衢

洙曰日月謂相繼而
明也謂高祖禪位

文物多師古

洙曰文物典章左傳
文物以紀之師古謂

以十口爲師也制置在○趙曰文物如朝廷半老儒朱曰太宗之

帝趙曰太宗之制度綱之法朝廷半老儒朱曰太宗之

帝趙曰太宗之制度綱之法朝廷半老儒朱曰太宗之

帝趙曰太宗之制度綱之法朝廷半老儒朱曰太宗之

帝趙曰太宗之制度綱之法朝廷半老儒朱曰太宗之

帝趙曰太宗之制度綱之法朝廷半老儒朱曰太宗之

帝趙曰太宗之制度綱之法朝廷半老儒朱曰太宗之

帝趙曰太宗之制度綱之法朝廷半老儒朱曰太宗之

帝趙曰太宗之制度綱之法朝廷半老儒朱曰太宗之

帝趙曰太宗之制度綱之法朝廷半老儒朱曰太宗之

帝趙曰太宗之制度綱之法朝廷半老儒朱曰太宗之

流恨滿山隅師曰追想太宗開國之日今无英雄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

洙曰屯難之時也。師曰草而謳歌曆數歸。

孟子謳歌者不謳堯之子而謳歌舜語。天之曆數在汝躬言其天命之所在也。風塵三尺劍。洙曰高紀上矢所中行道疾甚曰布迎良醫。又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於社稷是上慢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

一戎衣

洙曰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衣服翼亮貞文德不承也。一着戎衣而威約言衆心同也。

戢武威

洙曰書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師曰置文館以招李士故云。聖圖太廣大。

无不覆

宗祀日光輝

洙曰奕葉隆盛也。陵寢般晏云曲熊罷守翠。

微

洙曰陵山陵也。寢寢廟也。古詩陵寢寢廟青。

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洙曰天子

有孝感則五雲見見住在詩。註。俯曰五雲五色雲也。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

蘇曰楊脩晚蟬噪秋風饑鴉關斜日。

荒庭垂橘柚

古屋畫龍蛇

朱曰招意仰觀刻桷畫龍蛇

雲氣生虛壁

朱曰一作清虛壁

江聲

走白沙早知來四載

朱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

舟泥行蹈崖山

疏鑿

朱曰一作輦

控二巴

朱曰華陽國志曰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

爵之以子古者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獻帝時征東中郎將安漢趙建議分巴爲二郡賡欲得巴舊名故曰巴益州

牧劉璋以熱江以上爲巴郡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朐忍至魚復爲固陵郡巴遂分矣寧復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使龐義

爲巴西太守是三巴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補曰按樂史寰宇記於渝州記云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爲三巴

則非分有其地之定名當俟博聞訂之○鄭曰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爲三巴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朱曰唐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周秀上

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宅發得之乃置玄元

廟於大寧坊親享于新廟是秋改爲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尊大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爲紫

微宮秋改譙郡紫微宮爲太清宮○趙曰玄元皇帝李老君也

配極玄都闕

朱曰配皇等極老子曰是謂配天極玄都觀也

極也晉謝安建宮室極合辰極乃其義矣○趙曰以廟在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臺仙真之所也故用玄都言廟舊註言玄都觀

也妄引妄註惑亂義理○陳敏修曰闕幽深也

憑高禁禦

朱曰前漢宣紀詔之禁

禦者禁苑前漢書音義曰折竹以

守桃嚴具禮

朱曰周禮春官

桃遷主之所藏也○趙曰周禮守桃掌

掌節鎮非常

朱曰禮

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趙曰必有御賜之信以爲鎮故得借掌節以爲言○晁中之曰賜

以節所以碧瓦初寒外

趙曰葛仙傳夢人書新宮銘云碧瓦

鎮重其朝

差○其曰碧瓦疏隔瓦也初寒外指冬

日金莖一氣旁

朱曰劉駘駒詩曰縹碧以爲瓦班固西都賦抗

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也山河扶繡戶

朱曰謂戶上繪畫若繡也梁武帝

綺日月近雕梁

朱曰雕刻梁棟也○修可曰擅約陽春

仙李

盤根大

朱曰神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屬鄉曲仁

里人也盤根大故枝葉繁盛謂唐室以李爲聖祖也○定

功曰老子生伯李樹爲姓而唐以爲聖祖故曰仙李盤根大

猗蘭弄葉光

洙曰漢武帝故事曰孝景王后

夢日入其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弄葉猶累世也○北日郭子橫洞冥記曰漢武末主景帝夢一赤鳳從雲中直下崇芳之閣帝覺而至於閣上見赤氣如煙霞來蔽戶牖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于此殿奕葉猶累世也

世家

遺舊史

洙曰史記有老子傳而無世家

道德付今王

洙曰老子道德經明皇御註

畫手

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洙曰朝有吳道子畫張平子東京賦秦政利蒲長距終得擅場○鮑曰山谷道

人簡王立之曰凡作詩賦要以宋玉賈誼相知如子雲爲師略依放其步驟乃有古風杜詩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

森羅移地軸

洙曰河圖杜家曰地有三百六十軸○趙曰肇論云万象

森羅海賦云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

妙絕動宮牆

洙曰言筆跡巧妙冠絕也

五聖聯龍衮

禮器天

千官列鴈行

洙曰丘遲書功臣名將鴈行有序謂繪五帝侍從也

冕旒俱秀

發

洙曰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梅聖俞曰秀發謂五聖氣宇清秀也

旌

旆盡飛揚

旆曰儀仗也。趙曰旌旆旌之有旆也。陸士衡長旌誰爲旆。

翠栢深留景

趙曰

魏魏收延栢詩陵寒翠不奪

紅梨過得霜

趙曰言梨葉得霜而紅也。梁庾有吾詩梨紅大谷晚挂白小山

秋風箏吹玉柱

宋曰風箏謂制箏柱之風際風至則鳴也。江淹詩玉柱揚清曲。

露井凍銀

床

宋曰右詩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趙曰露地之井之也。庾用秋閨云空汲銀床井。余曰邵氏聞見錄少陵露

井凍銀床本晉書樂誌淮南篇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也。或以此論少陵之妙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但

有所本也。三百篇作果何本哉。馬存曰銀床井欄也。

身退卑周室

宋曰史老子周守藏室之吏也。修道德其

學自以隱無名爲務居國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修可曰經老子之引退爲周室日以卑削之故史記曰周之衰乃去。

傳拱漢皇

宋曰漢文景間崇黃老之教。師曰漢文景皆崇尚黃帝老子之術故云經傳拱漢皇拱謂用其術

以致無爲之治故垂衣拱手也。

谷神如不死

宋曰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牡

養拙更何鄉

師曰谷所以藏物谷神猶云藏神何鄉謂無所止猶云何有之鄉。

湘夫人祠

宋曰屈原九歌有湘夫人韓愈黃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

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醬裂分散在也其文剝缺
考圖記言漢州牧劉表兄字景升立題碑曰湘夫
人今碑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虞帝二妃
之碑非景升之立者秦博士劉始皇帝云湘君音亮
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
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
者自爲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
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
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
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之二女英自曰
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
各以其盛者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者得稱君也
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曰舜死
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窮沅湘之間余謂竹書記年
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葬禮陟配天
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
同文也其下言陟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
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以此謂舜死葬蒼梧之野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解
者皆不可信

肅肅湘妃廟

洙曰肅肅敬也詩思齊肅肅在廟

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薜

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淺

染淚在叢筠

洙曰湘妃涕泣以淚揮竹染竹成班○趙曰張華博物志云舜死二妃候下即班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

洙曰海賦揭百丈百丈所以牽船也連竹爲之

孤舟汎日斜興來猶

杖屨

鄭曰興許應切

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

洙曰屈平九歌有山鬼詞云余

艷幽篁芳終不見天路險難芳獨後來

湘娥倚暮花

洙曰湘娥屈平所謂湘君也詞云采薜荔兮水中攀芙蓉兮

芳木末○趙曰事雖折謂湘夫人而字則郭璞江賦協靈爽於海賦也鬼迷竹而娥倚花亦是詩家當然舊註引湘君詞攀芙蓉芳

木末非也此得屈原言不得志猶登山緣木而採芙蓉不可得也

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洙曰郭璞江賦協靈爽於湘娥○蘇曰徐元詩萬古長安景搔頭一嘆嗟

謁先主廟

洙曰成都記曰先主廟府南八里惠陵東七十步齊高帝夢益州有天子函傳詔刺

史博覃修立而甲小後至長沙王鍾
改更構及四面壇屋置守墓戶五百

慘澹風雲會

宋曰古詩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劉植說李
軾書曰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中興二十八

將論曰咸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

乘時各有入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

綸

宋曰屯君子以經綸○趙曰言劉葛之
志出而不得伸所以偃仆經綸之業也

復漢留長策中原

伏老臣

宋曰復漢謂欲興劉氏也老臣孔明也蜀志建安二十
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

主乃發喪制服譙周等上言曰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又
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宜即帝位博士計慈等上尊
號爲文曰推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
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位光武皇帝
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長父忍戕殺主后滔天泯夏罔
顧天顯操子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爲社稷賴發備
宜修之嗣武二祖惟神嚮祐于漢家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
○趙曰先主欲與劉氏而稱漢其所謂之長策與後主也所謂長

策者欲取中原

雜耕心未已

宋曰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
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

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更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
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歐血事酸卒

蘇曰歐於口切○朱曰亮與宣王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年五十四魏書亮禪盡勢

窮憂志歐血一夕燒營道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于郭氏塢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迹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

云歐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山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歐血乎及至劉琰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歐血此則引虛記以

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

霸氣西南歌

朱曰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南流投

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譙周云西上有黃氣○趙曰譙周等初觀進曰西氣頤大王應天順民今葛亮已死中原莫

以歌也

雄圖歷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

言石

地至秦楚○趙曰錦江劍閣蜀國之土地也○過楚

通秦則言本可以混一而不能焉則所以傷之也

舊俗存祠廟

空山立鬼神

一作泣

虛簷交鳥道

朱曰交一作扶○趙曰

山中故云交鳥道鳥道則山中之險道也

枯木半龍鱗

朱曰

舊所引乃成都先主廟事也埋錯亂也

葛亮廟亦在先主故宅城西復立素像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前

有雙大梧古峭可愛人云諸葛手植襄陽記曰亮初卒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尚

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
蠡之功鑄金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
況亮德範遐邇動蓋季由吳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
於私門廟像問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
述追在昔者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汚陽使所親屬以
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所斷其私祀以崇正祀於
是始

竹送清溪月

蘇曰黃綬詩云娟娟釣絲竹幾送
清溪月森森潤底松風回落霜雪

玉座春

朱曰玉座玉牀也謝玄暉銅雀
臺詩玉座猶寂莫况乃妾身輕

閭閻兒女換歌舞

歲時新

朱曰成都記舊俗以四時祀十二月亦祈禱閭里門也
閭里中門也。蘇曰葛稚川再到鄉園閭井改易兒女

更換唯綠水青山少不減舊耳。趙曰此言夔州
之人所事先主者如此舊所引成都記事誤矣

絕域歸舟遠

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

朱曰宋玉搖落而變衰謝玄暉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戲皇孌搖

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鳴嗚。趙曰此句已下公言
其身之流落因先主廟即諸葛之功以自比而感嘆也

况乃

久風塵

朱曰晉摠紀
論悠悠風塵

孰與關張並

朱曰關羽張飛傳曰初劉
備龍襄蜀丞相掾趙敬曰劉

備其不齊乎拙於用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
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用兵也徵士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

得人死力諸葛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諸葛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通曰此蓋言諸葛與關羽張飛之才器孰與並乎言不可並矣功臨耿鄧親論云冠蓋之高勳耿賈之鴻烈○修可曰公評品以爲鄧應天才不小朱曰應一作禹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可親近矣應天才不小朱曰應一作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按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以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辟未二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上數丈見來積年時有景雲祥風從曙幾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有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凌惑鎮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與五星從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群下不敢漏言頃者炎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預觀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得土契無鄰朱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契顧大王應天順民得土契無鄰朱曰蜀志先主復領益州牧

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璋之婚親也彭漾又璋之所損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勵。趙曰譙周初勸進曰頭大王應天順民傳曰得士者強在先主言之。遲暮堪惟惺洙曰運籌惟惺之中飄零且釣絡洙曰詩何彼穠矣其釣維何維絲伊緝向來憂國淚寂寞洒衣巾洙曰謝靈運作洒淚眺連崗。蘇曰孔煒常下憂國之淚

詠懷古跡

五首三首見懷古門

蜀主規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

洙曰劉先主以孫權襲開羽之故東

征三吳爲將陸議所破於秭歸步歸魚復改爲永安宮劉備作在豐溪南翠華想

像空山裏

洙曰空一作寒翠華車蓋想像猶髣髴。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也先主即皇帝位故得用翠華字也玉

殿虛無野寺中

洙曰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

古廟杉松東水鶴歲時

伏臘走村翁

洙曰言民猶祭祀

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

祀同

朱曰註見武侯廟註又云公自註云殿今爲寺廟在宮東

諸葛大名垂宇宙

朱曰謂孔明之名垂於天下

宗臣遺像肅清高

朱曰

漢以肅何爲宗臣以功業爲時所宗尚也

三分割據紆籌策

朱曰三分謂魏吳蜀當時孔明多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

朱曰言聲名飛揚萬古。趙曰以高

飛鳥喻之也

伯仲之間見伊呂

朱曰孔明佐蜀瑾佐吳俱受重任而孔明又受顧託。趙曰言孔明在二

公之間也魏文帝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

拍揮若定失蕭曹

朱曰謂功垂成而亮薨 福

移漢祚難恢復

朱曰大福不可再

志決身殲軍務勞

鄭曰戮子廉切滅也。朱

曰孔明在軍罰二十已上皆親覽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

朱曰蜀諸葛亮傳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冊亮爲丞相錄尚書事祠堂孔明廟

也 錦宮城外柏森森

朱曰成都記府城亦呼爲錦宮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廟有古柏武侯手

植映堦碧草自春色

朱曰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

隔葉黃鸝空好

音

沐曰空一作多詩洋水懷我好音王僧達詩揚園流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

朱曰本傳

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顧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又亮上疏曰先主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於草廬之中言先主之自見亮亮爲先主而仕皆爲天下大計

兩朝開濟老臣心

朱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見蜀臣以爲天下大計

必能安國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貞信之節繼之以死又亮表云與漢室還

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兩朝謂先主及揮也

出師未捷身先死

朱曰未捷

長使英雄淚滿襟

朱曰閱其志不遂也本傳云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

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峙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卒于軍軍退司馬宣王案行其營壘廩所曰天下之奇才

師曰亮欲令一天下未及出師一戰而死使亮未死則吳魏豈能保其土地哉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

洙曰漢古巴子國也。程曰襄宇記夔州春秋時夔子國後爲楚地秦滅楚置郡即爲巴郡

屢

入武侯祠竹日斜

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

聖亦同時胡戴

歸先主并吞更出師

洙曰胡戴言輔明尊

師表育并吞

蟲蛇穿畫壁

巫覡醉蛛絲鄭曰覡研歷切。

志民之精爽不二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

制神之靈位爲之牲器以見廟弊巫覡醉於蛛絲中也。趙曰事

雖出國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而合用

未遲

洙曰亮耕南陽作梁父吟。趙曰公惑孔明梁父吟事亦却思歸耕而起爾舊本作也未遲非蓋却成方欲躬耕也

武侯廟

洙曰成都記云諸葛公朝在先主廟故宅城西復立素像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前有雙

大拓古峭可愛內有裴令公所著碑柳僕射書相國段公拓文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洙曰蜀志諸葛亮傳亮父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徐庶謂

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見之乎先主病歿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辭卒於軍魏鎮西將軍鍾會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夔州歌

一首同作十首
餘見都邑門

武侯祠堂不可忘

洙曰祠堂一作生祠

中有松柏參天長

洙曰見丞相祠堂何

廟尋錦宮城外拓參參孔明廟前有老柏黛色參天二十尺詩○趙曰夔州武侯廟有也

干戈滿地客

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

夔州

大賢爲政即多聞

趙曰言多有傳聞之善政也

刺史真符不必分尚

有西郊諸葛廟卧龍無首對江濱

洙曰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

居室上

古詩十一首

寄題江外草堂

魯曰梓州作寄成都故居。泰伯曰甫從同谷入蜀卜居成都亂遂走梓

州今於梓州懷思草堂遂作是詩寄題焉

我生性放誕

洙曰唐賀知章晚節尤誕放。蘇曰嵇肅生平

欲逃自然

覺範曰自然道也釋氏謂嗜酒愛風竹洙曰風

曰吳謨嗜酒每醉愛觀風竹怡然自樂人或曰陶弘景愛聽松風王子猷愛竹先生愛風竹其清氣可相敵吳笑而不答

此林泉

洙曰此一作必

遭亂到蜀江

洙曰遭亂到蜀江謂祿山反

病也。趙曰謝靈運卧病對空床君平曰便安靜也

誅茅初一畝

洙曰屈原卜居誅鋤草茅以力耕儒行儒

有一畝

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

洙曰上元寶應

皆年號。趙曰公以乾元元年十二月未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唐

高祖勅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作敢謀土木麗彭曰堂名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

其草創立求上木之華麗乎

自覺見面勢堅

洙曰東京賦審曲面勢周禮臺考工註審察方面形勢之宜

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

洙曰陸士衡清川帶華薄

雖有會心侶

晝右

校古樂府短歌不美一惠錢唯重心襟會數能同

釣船干戈未偃息

安得酣歌

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

洙曰魏文帝脩條摩蒼天

古來達士

志

洙曰一云賢達士

寧受外物牽顧惟魚目鈍姿豈識悔吝先偶

携老妻去慘澹陵風煙事迹無固必

洙曰語孔子無固無必

幽

貞愧雙全尚念四小松

趙曰秦本紀幽而不正非君子之幽也見幽人之貞

蔓草易

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隣里憐

師曰以四小松爲念憐其有剛姿勁節而爲蔓

草所戕不獲遂其生長之性故云云英又見殺四子遇害甫託意傷之

草堂

洙曰草堂在成都浣花里揚子琳之亂甫去草堂亂定復歸也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

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更蘇曰曹參曰事反覆於須更之間大將赴朝廷

洙曰時崔寧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揚子琳乘間來襲群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

歎氣已鹿鹿洙曰穀梁傳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歎氣之

祖刑白馬盟子孟子五霸桓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柴載書而不歎血西取印南兵洙曰子琳與

同北斷劍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洙曰揚子琳爲廬州刺史

拓正節印州刺史其勢不兩大洙曰兩大不相事始聞蕃漢殊洙曰子琳本賊帥也

杜鴻漸表以爲刺史西卒却倒戈洙曰子琳爲寧妻任氏所敗走爲王守仙所誅賊臣互相誅

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洙曰前漢郊祀志梟鳥之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

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始龜而虎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

一國實三公洙曰僖五年左氏狐裘尾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萬人欲爲魚趙曰

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光武紀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唱和作威福孰有辨

無辜眼前列朽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滅血滿

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

洙曰左傳至於用鉞

鬼妾與鬼馬

洙曰退一作人。趙曰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鬼妾馬可謂之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爲鬼妻

色悲充爾娛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

弧矢暗江海難爲遊五湖不忍竟舍此

洙曰時蜀亂既平甫復舍草堂

也復來薤榛蕪

鄭曰薤他計切除草。蘇曰女謂隋文帝力爲博士性便山水復來舊隱薤草徘徊而去

後辭官不起

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踈

洙曰堞一云櫺。鄭曰堞徒協切城上垣。趙曰宋

書表蔡爲丹陽尹常步操白揚郊野間

舊大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舍喜

我歸沽酒携胡蘆

洙曰一六提榼壺

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

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

洙曰野布傳上對衆折簡何爲天下安用腐儒哉

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

見疣贅

鄭曰疣羽求切結痛也贅之銳切。趙曰莊子云骨髓附贅出疣此公自以傷見刺其身在地間如之

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

洙曰莊子駢拇疣贅養生澤維又十步一

啄百步一飲結康採薇山阿。趙曰做古詩食薇不願餘。師曰嚴武鎮成都卒於永泰元年夏間朝廷有詔崔光遠代甫年未老而不見用故云骨髓幸未枯食薇不敢餘謂其貧也薇菜之薄者

柟樹爲風雨所拔歎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

洙曰故誅茅卜居

揔爲此

趙曰屈原問漁父云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五月髮髯聞寒蟬東南飄

風動地至

洙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江翻石走流雲氣

洙曰莊子雲氣不待疾而雨。

蘇曰漢四年大風起東南江浪翻乳沙驚石走林木多折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

起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

洙曰蜀先主舍

東南有一樹遙望之童童若石車蓋

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笳

賴

宋曰莊子言地賴風作則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焉

唐賦

六纖條悲鳴聲似箏籥舊注引莊子地賴似之而非矣

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

血點垂眉臆

趙曰乃下和淚盡繼之以血也

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

自此無顏色

師曰鞭撻捫棒天下之良材樹爲風雨所拔喻嚴武於蜀甫无所依故竄惜之上元二年嚴武

鎮成都甫自閬州挈家往依之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之甫失所依乃泛江移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峡至荆南詳味此詩殆爲嚴武而發歎焉甫築草堂於成都浣花里甫爲得此樹以爲遊息木仁類以覆庇其下甫賴武以庇焉今也如虎倒龍顛是使草堂之人憔悴而無所棲託故云草堂自此無顏色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蘇曰古之封諸侯分之以茅土所謂茅屋者制節之方州也風

號令也所以鼓舞萬民和四方之義也天寶十四載祿山起漁陽之師謠言奉詔誅楊國忠是謂義兵号

今天下陷河北郡縣是謂茅屋破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

修可曰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卷我屋風唯是無作作則萬竅怒号也

上三重茅

蘇曰八月陰中也陰以肅殺爲事秋高風怒者殺於五性爲義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九日范陽節度使

安祿山率蕃漢兵十餘萬自幽州南向指闕詭言起義以誅楊國忠爲名其怒号之甚也卷我屋上三重茅者是時方陷三郡謂先殺太原尹楊光弼於博陵郡十二月六日陷陳留郡殺張介然九日陷滎陽郡殺太守崔元誠故云卷三重茅也

茅飛

度江洒江郊

一作洒

高者挂胃長林梢

蘇曰胃

下者飄

轉沉塘坳

鄭曰坳於郊切地窠也。蘇曰分茅之臣悉皆奔逃瀕於患難之側而不顧者若范陽副使封常清三與

戰皆不勝西奔陝高山芒鎮陝奔城西保產開故曰洒江郊也高者以義爲高也林君也肅宗即位靈武玄宗在蜀長林也高義之臣扈從左右如韋見素陳玄札故曰挂胃長林梢也塘坳泥塗也下者卑汚喪節處於泥塗是時河北二十四郡俱爲所陷如譙守陽万石令狐潮楊希文劉貴哲皆附賊其後潮亦說

南村群童

欺我老無力

力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

焦口燥呼不得

蘇曰南明也村鄰也童无知也明明鄙野无知之輩以我國家師老而莫能爲之敵所以

盜吾土疆賊吾善良故令狐潮說張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云矣豈非欺我老无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尽援絕

奔即渡河於是河北郡縣悉陷賊豈非對面爲盜賊也什劉節也
公然抱茅入竹者祿山反顏杲卿表復謙緋袍令與假子守土門
所謂拘茅制節者也杲卿謂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竊荷恩寵
天子負我何事而乃反乎祿山怒縛之節解而罵不絕賊鉤斷其
右杲卿含胡而絕不獨夫是張巡保睢陽使南霽雲去絕質蘭庭明
告急賀蘭無意出援兵且張樂以大饗齊雲至言城中食盡力屈質
蘭不聽遂截指示信竟不食而去豈非乎不得也○趙曰薛詩外
傳曰乾喉佳瘡仰天而嘆曹子建善哉行曰日來才難口瘳唇乾
蓋公參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與韋曲同
用之也陷賊遁歸行在所此所以歎歎嘆息也方是時張巡許遠擣其腹
心而賊勢遂衰四方犄角而祿山詭言之号令无所施猶風之定
也雲黑者雲喻札樂法度墨者不明也天子蒙塵而幸未巨繼踵而陷賊札義法度無自而明秋天漠漠向
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烈蘇曰秋義也望天子以義
理天下今也宜暨蔽其明女謁侈其心漠漠而無所祭治向昏者
垂老之晚年也墨不明也明皇晚年高力士導其欲太真妃迷其
情豈非向昏而黑也布者女工之本餘之所尚也衾者所以衣被
也以布爲衾蓋以恭儉而衣被天下且置之而不用所以冷而似
鐵鐵黑金也而以斬殺爲事斬殺則少恩明皇末年非惟不知崇
餘以衣被天下又且少恩以徇太真妃之欲也嬌兒太真妃也卧

安寢也太真妃搖其安謂嘗以祿山爲養子出入宮掖不禁鐵關
於聞而明皇不悟祿山出范陽與太真妃爲內外援且今進奇禽異
物以蠱帝心宰相太子多言其反太真妃力保之故帝不信及漁
陽難作且約太真妃爲之內應朝廷機謀祿山靡所不知豈非路
裏裂也

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

蘇曰床人所
以爲安也

床床四方之所安居者屋漏無乾處者謂今比日陷於泥塗是時滄
趙見拔博平虜陷潼關失守南破宛洛張介然崔元誠死其城郭
李璣盧奕將青死其官所謂如麻未斷絕者蓋天下浸淫於塗泥
未有已也揚雄嘗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爲幘幘故甫以雨
脚未斷言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蘇曰祿
山父子
亂之滋也

儲竊於三年之間四方搔然不遑安枕豈非少睡眠也

安得廣厦

也蜀道尚艱難靈武未還內故謂之沾濕何由徹也

千萬間

顏曰白樂天詩我願布衾千萬丈與君同蓋洛陽城然
近乎戲語豈有万丈之衾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厦二

公之言自有深旨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蘇曰
亂而

願治憂而思樂忠臣義士之常心甫於是時官卑位下身親勞推之
力無所施不免傷今思古而欲得庇覆天下之寒士謂其微然懷
歸尚未忍棄去義祖太宗之遺烈故欲覆安
之使無震風凌雨之虞故曰不動安如山也

嗚呼何時眼前

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蘇曰嗟蒙之不足故永叔之甫遇此

而類治其所以嗟蒙永叔者蓋寫其憂憤之心冀欲有興義撥亂之主而康濟王室以成魏巍突兀之功謂之向時者所望之誠至也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者祿山之亂天子入蜀甫走鳳翔謁肅宗授拾遺與房琯少為布衣交至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琯敗於陳陶斜罷相甫上疏言琯罪細不宜免肅宗怒詔吏推問後意罷出為華州司功曹然不甚省錄時寇奪甫家鄉明年孺弱至餓死繼而奔亡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故其斷草所以言死亦足也左傳楚申叔展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号第乎注二物可以禦溫疫使无社此泥水中時子美方為嚴武所不容詩之作其近於此乎趙曰按舊注引楚申叔展之明嚴武所不容然所引事迹與意大不相同十二詩皆上元二年之作嚴武鎮蜀初則廣德元年在公在梓州再則廣德二年公在幕中故詩定為上元元年之秋也假使舊注不引左氏又不誤指嚴武直論詩意豈有府尹不相容者也師曰秋者肅殺之氣兵革之象也王者之封諸侯各本五方之土色而首以茅賜之茅屋所以覆庇人所依託焉既為秋風所破則無以自庇甫以嚴武鎮成都遂往依之不幸武卒郭英又代武為節度甫由是見知英又託以為託焉兼與楊子琳而正節二刺史相善崔旰殺英又併攻楊子琳而正節是卷三重茅之比也茅飛渡江洒江郊謂子琳正節倉皇竄避也高者胃疾長林栢謂在位賢者逃于林野下者飄轉沉塘物地不平曰物喻

下民嗷嗷於宗廟之苦童無知之婦南村羣童以譬崔肝之徒其我
老元力喻代宗師老崔肝輩無忌憚焉而法為殘暴左傳云師直
為壯曲為老公然拘茅入竹去謂竊據其茅土也唇焦口燥呼不
得時代宗號令不行召諸道之兵無有應者是以避吐蕃之亂而
而幸陳今崔肝叛雖遣使諄喻豈能止其侵暴甫依託三子以為
覆注如茅屋然今三子為肝所攻是失所棲託是以筒枝有所嘆
息時朝廷遣杜鴻漸討平蜀亂故肝兵稍定是以有俄頃風穴之
喻也然肝雖定蜀中乘隙而叛者不一如渝州開州並殺刺史之
類殺氣猶盛是以有雲墨色之喻也昔楚王投醪於水以飲士卒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為上者不可不恤其下布衣多年冷似鐵謂
寡恩而士不知也英又為政刻薄无溫煖之意如布衣然猶兒比
崔肝肝乘士卒怨其率兵以反而蜀中大亂豈非惡臣路果烈衣之
譬乎宋宋室無元帝處非特南無所託蜀民告失所依故也雨脚
如麻未出絕謂反者繼而起甫詩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
殺刺史是也自經喪亂以開州長夜沾濕何由解傷兵亂以來不
獲安居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如履屐之大莊使天下之民咸得其
寧雖有風雨其能飄搖震湯乎用意
非獨傷己為天下歎息故有末章云

水檻

蒼江多風颭雲雨晝夜飛芒軒駕巨浪

朱曰郭景純云
舟浮海底高浪

駕蓬萊

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

爲谷

洙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何傷浮柱歎

趙曰張平子西京賦時遊極於浮柱結重疊以相承

注三輔名梁爲極作遊梁置浮柱上也

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

洙曰危而不扶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

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

洙曰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

臨川

視萬里何必攔檻爲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洙曰漢高祖過

沛置酒沛宮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趙曰韓詩外傳載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曰向川荊邑新亡吾嘗是以哀非傷亡簪不亡故也○師曰持守也詩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萬物皆有變易於水攔何恨乎水攔駕于巨浪之上爲水所湧動浮并敬側此非常理但顛危必用扶持譬若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此南宮晏思思諷朝廷之材當顛危之際豈有扶持者矣臨川視萬里何必攔檻爲蓋言王者以天下爲度當一視同仁恩及无外不可有此疆爾界之辨諷諫示視人不廣耳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

趙曰此言志在江海豈局促於

蒼惶避亂兵

宋曰言避

懷遠舊丘

宋曰又云鍾繇懷舊丘在舊丘故里也言避亂而達故里也

隣人亦已非野竹

獨脩脩船舷不重扣

鄭曰船胡田切○宋曰江賦謀採菱以扣船○趙曰晉夏中御以足扣船歌吳曲

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媿東逝流故者或可掘

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

鄭曰數名角切

白屋難久留

言曰子非久留白屋之士風雲會合子當平步天衢爾後更如真言○趙曰白屋貧者之居也公自悲於奔竄不得久安居於白屋

爾○師曰亂兵謂崔旰之亂甫往梓州舊口設幕也指草堂諸人亦已非謂流離也甫去成都凡三載向者所凡扁舟埋沒於沙

故船不勝重扣船旁也扣之以節取用有東川未及西歸故云仰看西飛翼下媿東逝流故者或可掘謂破船也

營屋

我有陰江竹

師曰甫植万竹於草堂嘗有詩云入門四松在步舞万竹踈即此所謂我有陰江竹是也

朱夏寒

夢符曰右按梁元帝纂要曰夏曰朱夏亦曰長夏夏三夏九夏又亦推夏爲朱明

陰通積水

肉高入浮雲端

補曰枚乘詩曰美人在雲端

甚疑鬼物憑

蘇曰王蘭行太白見山井

秀茂曰疑有神物所憑

不顧翦伐殘東偏若面勢

師曰謂植竹以陰東射之日隨其所

向之勢

戶牖可永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

白日淘淘開奔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

趙曰詩考槃在

阿考槃在澗考成也槃樂也今公言養拙而已非若碩人之在澗在阿而後成其樂也

草茅雖雜茸蕞

疾方少寬

趙曰除草曰雜言雖有雜茸之勞而吾之衰病可寬也

洗然順所適此足

代加餐寂無斤斧鄉食

師曰甫築草堂茅茨不剪椽柱不斲削蓋順其所適也故曰寂無斤斧響

庶遂慙息權

朱曰甘棠勿剪勿伐考工記審曲而勢詩考槃在澗古詩上言加餐飯周禮雜氏○趙曰甘棠

勿剪勿敗刀曰伯所越注甜息也

柴門

泛舟登灤西

朱曰楚俗以山谷間水可步者為灤其步也謂之灤秦俗以堰水為灤皆謂之灤○鄭曰本作漾

字如亮切水名在隴西○趙曰夔州惟有東溪溪尾經注漢東

漢西則水兩旁之名今云登漢西則舟已泊而登其岸也舊注有

謂漢之迴首望兩崖華曰兩崖也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曰

說非也廿七安其執氣過如焚此亦飛鳥爲之不飛○趙曰

曰此蟠柴也尔雅云尔天曰蟠柴積薪而焚之也長影沒窈窕餘

光散哈呀捕口哈音賊咄也呀音虛加反張口也而大江蟠歎

根鄭曰根口街切歸海成一家洪曰禹貢九州之水皆入于海○趙曰

出品之下公所言雖蟠曲於前下衝割坤軸洪曰坤割又創耳疎

壁攢鎔鉞鄭曰鎔非各切鉞以地切○趙蕭瑟灑秋色氣

昏霾日車洪曰氣一作氣日車見前注峽門自此始洪曰夔州為峽門也

州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垂就歌斜洪曰江賦

夏后疏鑿之趙口江賦已東之峽夏巨渠決太古蘇曰巫峽記

后疏鑿舊注改爲三峽之東誤矣巨渠開石決

太古之衆水爲長蛇趙曰比水爲長蛇亦新矣○蘇風煙

精水曰趙壘如長蛇蓋本於此矣

渺吳蜀舟楫通鹽麻

洙曰鹽麻見前注

我今遠遊子飄轉混

泥沙

趙曰江賦或混淪乎泥沙

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

趙曰子不願人之文鈔

茅棟蓋一床

趙曰沈休文詩茅棟甍嶺鳴

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

粟

洙曰濁醪稻原脫粟公孫弘

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

佳

洙曰陶淵明山氣日夕佳

貧病固其常

洙曰病一作賤

富貴任生涯老於

干戈際宅幸蓬蓽遮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月華賞

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

洙曰漢書理得則不然○華曰愜欣也

足了垂白

年

趙曰畢卓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後漢班超妹書今起年已垂白矣

敢居高士差

師曰差輩也敢以高

士為

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霞

客居

趙曰此寒安詩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

鄭曰塹此體切

蒼蒼壽

鬱飛翻葱青衆木梢

洙曰沈休文林傳香葱青○趙曰

邪取辛雜石痕

趙曰沈休文詩傾壁復邪豎

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

趙曰

詠懷客色改平

峽開四千里

趙曰十字疑誤豈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

里水合數百源入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

來吳鹽擁荆門

洙曰蜀人以麻布貿易吳鹽也○趙曰

西南

失大將

鮑曰謂鄭公卒也

商旅自星奔

洙曰時崔寧殺郭英乂也○修可曰劉孝標廣絕交

論疾非不望影自星奔

今又降元戎

鄭曰降古巷切

已聞動行軒

洙曰時除杜鴻漸爲成都尹

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

洙曰甫依嚴武死英乂爲崔寧暴不能容旋有崔寧之亂此甫所以進退不能也○趙曰公言其欲南下以歸長安到處留帶而未

今尚在半路也舊注云甫欲依嚴武死英乂不能容大非是

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

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

洙曰思嚴武也○修可曰楚辭劉史昭隱辭曰王孫遊兮不歸

秦昔一

鳳隨其皇去

鮑曰章鄭公之夫人亦繼亡也

簾櫳暮喧繁

朱曰言實

者二丁小入喧競也時崔寧揚子琳拓正節更來成都○蘇曰王符隱居不住自歎曰鳳凰思見而不可得雛雛終日宣人耳目何其繁也又云工部此五字寓意非淺

覽物想故國

蘇曰王仲宣周覽春物緬相故國花草

十年別

荒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

趙曰上句以譬喻能歸者幾人下句以譬喻故居所在徒

自昏帶而無有歸栖之翼也

安得覆八溟爲君洗乾坤

朱曰時亂久矣然甫則有洗

兵行此有洗乾坤之說也

稷契易爲力

朱曰言得其人則天下不足治

大我何足吞

趙曰

公又嘗曰遙拱北辰纏宮欲傾東海洗乾坤又曰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此意大欲然者但得稷契而用之易爲力耳彼吐蕃犬

儒生老無成

蘇曰孔安國云儒士馬弱到老無成立矣

臣子憂四番

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

朱曰詩所謂以寫我憂也

客堂

憶昨離少城

朱曰成都之內城謂之少城○趙曰指言成都也蜀都賦云亞以少城接乎其西注云少城外城也

存大

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

趙曰謝靈運詩捨舟眺回者

實寒

林麓

蘇曰麗統愛山至牛條嶺曰欲得此宵寢林麓採薪種桑足以設老後隱中山果乃召不起號曰太平逸民隋文詔嘉

之栖泊雲安縣

洙曰雲安屬夔州○趙曰樞泊字謝靈運謂維舟而止宿也

消中內相

毒舊疾甘戴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

洙曰李陵書云沒為異域

鬼頭白免短促

洙曰不為大也

老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

洙曰

馬望雲鴈意在北以所居非故國此自喻也○趙曰蓋

別家長

兒女欲起慙筋力

趙曰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客堂叙節改具物對

羈束石暄蔽牙紫

洙曰謝靈運山挑發紅芳野蕨漸紫苞

渚秀蘆簑綠

洙曰

蘆簑竹笠也楚人謂之荻芽

巴蕉紛未稀

洙曰蕉一作蕉○趙曰舊本作芭蕉非是當田作稼劉章云深耕鋤種

立其由欲疏八公言紛紛微麥早向孰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

未稀則尚猶多爾

木○洙曰華川上動謝

臺郎選才俊

趙曰謂省郎也公時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稱

主筆郎舊注非是

自顧亦已極

洙曰甫先授右拾遺

前輩聲名人

蘇曰張璪前輩名

映照

埋沒何所得居然結章綬

綬曰謂

受性本幽獨

平生懃息地必種數竿竹

洙曰王子猷所居必種竹自云不可一日無此君

事

業只濁醪

洙曰恨賦濁醪夕飲○修可曰李善注恨賦濁醪夕飲之下引嵇康與山巨源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曲

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貧薄祿

洙曰嚴武奏奏用受劍

南參謀

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

洙曰曠職於職事無所勉也

循文

廟筭弄正

洙曰循文守文也廟廟筭也筭筭筭也

獻可大衢直

洙曰左傳獻可替否易何天之衢

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洙曰傷不得行其志

遣興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

洙曰曹子建轉蓬離本根飄風飄

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總文帝客子當

畏人王僧遠仲秋邊風起孤蓬

卷霜根白日無精氣

客子當

生

張望但烽火

洙曰匈奴傳烽火通甘泉宮

戎車滿關東

洙曰詩戎車既屆

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六